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颜值这回事/裘山山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1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592-9

I.①颜… II.①裘…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417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张 丽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赵红宙
责任印制 张 阳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6 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作者简介

裘山山，作家，祖籍浙江嵊县。现居成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我的爱情绽放如雪》等；小说集《落花时节》《一路有树》《高原传说》等；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亲历五月》等；散文集《女人心情》《从往事门前走过》《冷日子暖日子》《春天来到哥伦布》等；长篇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从白衣天使到女将军——李希楷传》；电影剧本《我的格桑梅朵》《遥望查里拉》，以及《裘山山文集》（七卷）。作品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以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越文、韩文和日文。

目录

辑一 多年以后

3
— 1 —

多年以后

11
— 1 —

颜值这回事

19
— 1 —

才艺这回事

26
— 1 —

总有些故事留在了书店

33
— 1 —

让文字从心里走过

39

——
f
——
阅读的喜悦

46

——
f
——
读外国文学杂记

57

——
f
——
生活碎片

65

——
f
——
说梦

71

——
f
——
不把自己当外人

75

——
f
——
生活在庄稼和泥土的芬芳中

78

——
f
——
动物杂谈

87

——
f
——
我们城市的树

辑二 从此记住了你

101

对杨绛先生的猜想

107

从此记住了你

113

擦肩而过的人

120

人不可貌相

126

旅美华人老袁的一天

134

十分好印象

141

生命的秘密

145

中秋夜蹬三轮的老人

153

写诗的父亲

159

老妈爱花

164

一个叫冬来的女人

169

鱼的孩子

175

祖祖的故事

辑三 客居在故乡

195

客居在故乡

203
—i—

八千里路云和月

211
—i—

用心歌唱那清澈的星

218
—i—

宜兴的福

224
—i—

我到龟峰去看你

232
—i—

天台雨雾

238
—i—

游游仙,美美哒

245
—i—

磕磕绊绊到敦煌

252
—i—

再到厦门

256
—i—

失语九寨沟

260
—i—

周末去内蒙古看草原

280

在行走中寻找故乡

287

枕着《清明上河图》而眠

辑一 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

近日去一个老友家做客,在聊到数十次进藏采访时,老友忽然说起一个我们都熟悉的领导。他说那个人真好,厚道。我心下暗暗诧异,因为我对那人印象可不好,感觉是个没啥能力只会说套话的人。老友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们去西藏边关拍一个大型纪录片,路很烂很危险,保障他们的吉普车一路走一路坏,几次险出车祸。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那个领导,他和领导也就见过一面。不承想领导听了后马上说,用我的车保障你们,你们的安全很重要。说罢立即下令,把自己的丰田越野车派给了摄制组。老友说他们当时惊喜不已,非常感动。

那我为什么对他印象不好呢?话说也是下部队采访,我在某个演习场地遇到他,一见面他就叫错我名字,把我叫成“袭山山”,而且当有人婉转提示是“袭山山”时,他居然很自负地摆手说,袭山山我还能不认识吗?我很尴尬,也不便当众纠正,心里却留下

了此人没文化的印象。后来我又听人说,他的儿子本来不咋样,靠着提拔很快。这下对他的坏印象就坐实了。

可是面对老友的感慨,我不好意思再吐槽了。作为一个经常去西藏采访的人,我知道那路有多险,更知道一辆好车有多重要。他能立即把自己的车给摄制组,说明他的确是个厚道人。他原本可以打个官腔,让其他人去处理的。而且老友还说,其他下属也反映说,他是个经常帮下面解决困难的领导。

由此可见,人绝不是单一的好或单一的不好,只是由于我们不能即时获得完整的信息,便容易做出不完整的判断,甚至以偏概全。也许,时间才是修正我们眼光的精密仪器。这样的经验,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多年以后,发现某个人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坏,或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甚至,自己曾粗暴地对待过某个人,心生愧疚。

记得在我三十岁出头那年,当时孩子小,工作重,过得很辛苦。有个黄昏,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忙着做饭。正要炒菜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说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我只好关了火请他们进屋坐。原来,他们的儿子马上要从军校毕业了,他们想托我帮他们把儿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远的部队。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没这个能力。这是实话,同时以我当时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厌恶做这样的事。我说既然考了军校,就应该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去部队锻炼一下没什么不好。我一边说一边开始

烦躁,锅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正在玩水的儿子,真恨不能他们马上离开。可他们就是不走,反反复复说着那几句话:儿子身体不好,受不了太艰苦的生活;请我帮帮忙。我看不松口他们是不会走的,只好说我去问问。他们两个马上眉开眼笑,立即从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掏东西,仿佛交订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计脸都涨红了,大声说不要这样。可是大妈把我按在沙发上,大叔往外拿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两瓶白酒,七八个砀山梨。他们走后,一个梨从茶几上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脚,把梨踢得粉碎,把儿子吓哭了。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我去服务社看了下酒的价钱,然后按他们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帮这个忙的,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勇敢一点,不要让父母出面做这样的事。然后连同钱一起寄了出去。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事,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说我当时应该帮忙,而是我的态度,我太不体恤他们了,那么生硬,轻蔑。我至少应该安抚他们一下,多给他们一些笑容。他们很可能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从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赶过来,东问西问问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厚着脸来求一个年轻人,可我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对二十多年前那个“义正词严”的自己,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为什么要过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若干年前的秋天,我应邀去一个小城采风。采风结束时,主

人家让大家留下“墨宝”，我连忙闪开。作为一个毛笔字很臭的人，遇到这种场合除了逃跑别无他法。可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先生，却三番五次来动员我，我一再说我不会写毛笔字，他就是不信。也许是我的钢笔字误导了他，我给他送书时写的那几笔，让他认为我的字不错。他说，你现在不愿写，那就回去写了寄给我。我以为是个台阶，连忙顺势而下，说好的好的。

哪知回到成都，他又是写信又是发短信，一再催问我写了没有。看来他不是客套，是真的想要。我看实在是躲不过了，就找出笔墨试着写了几个字，真不成样子。可他继续动员：我们就是想做个纪念，你随便写几个字吧，写什么都行。我便临时抱佛脚，练了三五天，然后找我们创作室的书法家要了两张好纸，并问清了应该怎样落款怎样盖章，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寄了出去。过了十天，他来短信问我寄出了吗？我说寄出了呀，寄出好多天了。他说没收到，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还是没收到。我说也许是寄丢了吧，他说那太可惜了。幸亏他没再让我写了。

过了好多年好多年，去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认真学写一下毛笔字，就找了个教学视频来看，一看才知道，我当初写的哪里是毛笔字，完全没有章法，就是在用毛笔写钢笔字。于是忽然明白：那年我寄去的“墨宝”肯定没丢，他肯定收到了，只是打开一看，出乎他的预料，根本拿不出手，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他只好说丢了。虽然我没去跟他确认，但心里已肯定无误了。

生活藏满了秘密,而答案,往往挂在我们去往未来的树上,你不走到那一天,就无法看到。

再说个长点儿的故事吧。

1983年夏天,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跑到我刚刚就职的教导队来找我,告诉我她考上大学了。她是我大学实习时教过的学生,教过四十天。1982年秋天,我到一所县中学实习,教高二。我当时二十四岁,说一口普通话,充满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热情和浪漫。比如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全班学生朗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希望他们珍惜生命珍惜青春;还比如晚自习时,发现教室外的晚霞非常美丽,就停下讲课让所有同学走出去,站在长廊上看晚霞,直到晚霞消失,然后让他们就此写一篇作文。我还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这些做派很对高中生的胃口,学生们因此都喜欢我。特别有几个女生,总围着我转,一下课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这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儿,就是其中一个。

据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看她穿了一身很破旧的衣服非常着急,问她:你就穿这个去上大学吗?她说她只有这身衣服,家里四个孩子,父母务农,生活很困难。我便把她带回家,从自己不多的衣服里找了几件给她,有牛仔裤,有衬衣,有T恤,好像还有件毛衣。因为她个子比我略矮,都能穿。

这件事我完全忘了,只记得她来看过我。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打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裘老师我好想你啊,我一直在找你。裘老师你知道吗?我上大学时你送我的那几件衣服我一直穿到毕业。后来我们家情况好些了,我就把你送的衣服洗干净包起来,放在柜子里。每次搬家我妈妈都要说,这是裘老师送你的衣服,不能丢。我们搬了五次家,这包旧衣服还在我们家柜子里。

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不啻是领到了上天的奖赏。

而这个当年的小姑娘,如今的高中数学老师,仍在源源不断地奖赏我:她亲手剥花生米寄给我,亲手灌香肠做腊肉寄给我,亲手绣十字绣寄给我,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挡不住她做这些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 2013 年元旦,当时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父亲罹患重症,母亲身体也不好。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家。由于每日来回奔波,天气寒冷,我也病倒了,发烧,头痛。晚上躺在母亲身边,一边安抚母亲,一边忍受着感冒带来的折磨,心情实在是阴冷到了极点。

忽然叮咚一声,我接到了一条短信:

裘老师:偌大的地球上能和您相遇,真的不容易。感谢上天让我们相识于 1982 年。您让一个从未奢望上大学的穷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梦,并最终实现了梦。从此她的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她的弟妹也努力学习,一家四个娃都上了大

学,而他们的父母几乎是一字不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您裘老师!元旦来临,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您的学生罗花容。

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我知道她并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她只是在表达她的感情。而这份感情之于我,在那一刻实在是太重要了,是寒冷的冬夜里最温暖的一束火光,让我的心重新热起来,亮起来。我忽然明白,原来三十年前二十多岁的我,给三十年后五十多岁的我,留下了一根火柴。

很多感情和心境,我们总要在多年以后才能体验。有的,或许已转化成生活的礼物;有的,则铸成一生的遗憾。

一月里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气温却很低,有点北方冷冻的感觉。我参加完军区部队的转隶交接仪式,一个人穿过操场,走向办公大楼。四周很安静,我知道这安静里正孕育着风云激荡,中国军队将面临全新的格局,对这样的全新格局我们充满期待。但一个有着六十一年历史的军区也将因此消失。而我,在这个军区里整整服役了四十年,也将转身离开。那种心情,真是无法诉说。

我一个人走着,忽然想起了父亲。父亲是在1982年中国军队第七次大裁军中离开部队的,他所在的铁道兵被成建制撤销了,他因此提前退休脱下了军装。那个时候父亲曾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我读的北洋大学没有了,我当了一辈子的铁道兵也没有了。今后我都没有老部队可回了。而我,只是随口安慰了他一句:提